

血与火锻造的男人 为民族与尊严而战

上

野狼

YELANG

这场战争是残酷与暴虐的，是对人性、生命尊严、生存价值的摧残和践踏，在那场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生存价值的对决与较量中，热血男儿进行着血与火的搏杀。战火已熄，硝烟已逝，铿锵号角犹在耳边……

山中落叶◎作品



现代出版社

血与火锻造的男人 为民族与尊严而战

①

I 247.5

2381/1

野狼

WELANG

山中落叶◎作品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狼/山中落叶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80188 - 968 - 3

I. 野... II. 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766 号

著 者:山中落叶

责任编辑:涂卫东

策划编辑:韩 薇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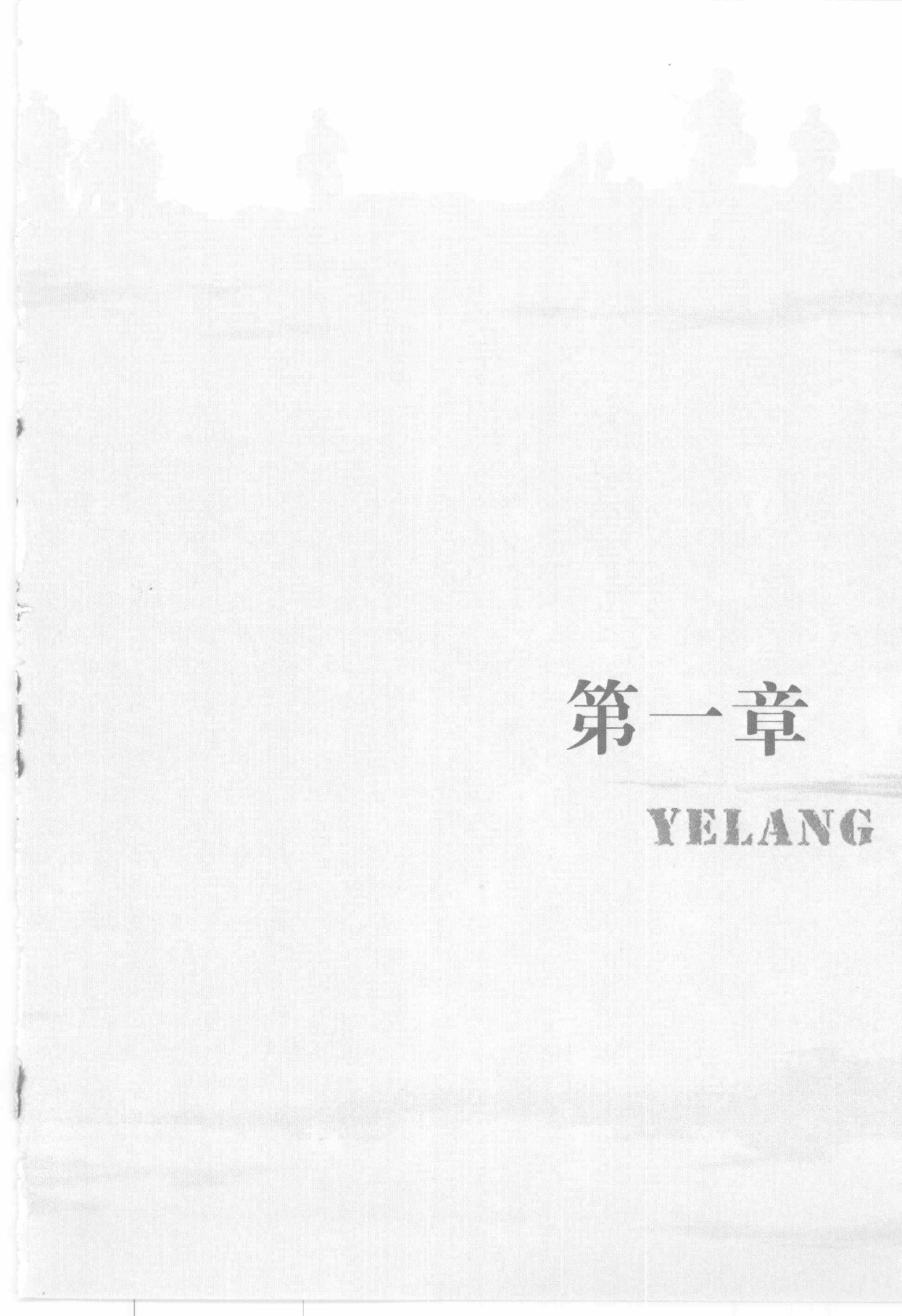
开 本:710 × 1010 1/16

印 张:15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188 - 968 - 3

定 价:56.00 元(全二册)



第一章

YELANG

一九四二年春天。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机场附近的军事营地，在近年来最猖獗、最猛烈的暴风雨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了。骤然猛降的温度、呼啸的狂风和一天之内达三百毫米的降雨量，使山洪暴发、河水暴涨，整个地区的交通全部瘫痪了。

在一个潮湿的黄昏，抗日联军总部情报处的处长洛阳生坐在河边茫然地向四下里观望着。浑浊的河水，翻腾着细碎的浪花，漂浮在水面上的鱼漂剧烈抖动着，也不知是否真的钓住了大鱼。他想去收起鱼竿，可双腿却根本不听使唤，酒意似乎已经醒了，但脑袋却像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他那因酗酒而营养失调的脸，在昏黄的夕阳照射下泛出泥土般的光泽，滚动着油腻腻的汗珠，干裂的嘴唇淌着涎水，嘴里又苦又涩，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三十岁才出头的年轻人。然而只有熟悉他的人，才会透过那勉强睁开的眼睛看到他内心的忧愤与沮丧，才会从他那足有六英尺高的身材和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上，看出这是个很有原则性的人，才会从那镶嵌在宽阔额头下的一双冷漠的眼神里，看出这是个极具浪漫气质却又极其务实的人。否则，单看他那只鼻子就会使人对他做出错误的判断。若从审美的角度而言，他的鼻子似乎比常人高了点，在面部的正中突兀而起，打破了五官均衡布局的规律。他的眼睛、嘴巴、耳朵、眉毛尺寸适当，只有鼻子摆脱了二维空间的限制，桀骜不驯地挺立在三维空间中，显示出一副鹤立鸡群的气势。

潮湿的晚风，裹挟着阵阵浓烈的鱼腥味，让他头痛欲裂，浪花摇动着夕阳那如血一般的余晖，使他想呕吐。他有点儿喘不上来气，他想离开这里，可他不知该去哪儿？回办公室还是回宿舍？那会和这里有什么区别吗？也无非是混吃等死而已。可他那在二十九路军当连长的弟弟，早已在上海保卫战中阵亡了。他的老母亲是喊着弟弟的乳名，在他的怀里死去的。他虽奋战多年，却也只能撤往苏联。有仇不能报，有家不得回，每天只能在公文里和训练场上打发时光，只能在烈性烧酒和钓鱼的余兴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他低头看了看空空的水桶，苦笑着喃喃自语：“妈的，一条鱼也没钓着，尽善尽美的失败！”

一只手伸了过来，在他的肩头拍了拍，“行啊！你小子够自在的！”

他恼怒地转过身来。当他看清是谁时，突如其来的兴奋和惊讶几乎使他蹦了起来。原来拍他肩头的人，竟然是八路军情报部F部长的贴身警卫——朱金华，旁边还站着F部长的另一个贴身警卫刘明汉。

刘明汉似乎对他的惊恐并不在意，调侃道：“瞧你这点儿出息，和小鬼子拼刺刀没装熊，怎么见了我们俩，就像是半夜里碰到了鬼似的？”

朱金华也上下打量着他，说道：“你这个家伙喝得醉醺醺的，还跑来钓鱼，你就不怕鱼把你钓了去？”

“我这也是难得偷来半日闲，偶尔为之。”洛阳生打着嗝，宿醉与紧张凑在一起，使他的肠胃愈加鼓胀。他双手抱拳，“二位仁兄，念在老相识的情面上，高抬贵手，嘴上留德啊！”

此时，刘明汉已将钓鱼竿和水桶等用品纷纷扔进河水里，就连用来躲避风雨的小棚子也被他三脚两脚给端塌了。

洛阳生气地大声喊叫道：“妈的，那是我的！”

“对不起，现在不是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不需要了。”

“你什么意思？”

朱金华一摆手，笑着说道：“我的意思，就是你必须马上跟我们走！”

“喂！”洛阳生有点儿慌了，“去哪儿呀？”

“不该你问的别问，哪儿那么多废话？”

洛阳生马上把询问的眼神，转向刘明汉。

“别紧张，是‘老头子’要见你！”

就这一句话，差一点把他吓趴下。他知道“老头子”这三个字，是特工人员私下里对F部长的昵称。

二十分钟后，洛阳生从浴室里出来了。他已换了一身苏军卡其布军官制服，容光焕发了。

当洛处长进入F部长的书房时已是午夜了。

F部长身穿一件灰布军装，正面对墙壁上的一张东北行政区域图思索着什么。

在他身后的茶几上，摆放着一份大字套红的公文袋。宽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几张洛阳生在不同时期的照片。

洛阳生不敢打搅，只是默默站在灯光照不到的阴影之中。他发现这是一座近似东洋风格的建筑，精致、小巧、适用。清一色又高又宽的落地长窗，阵阵晚风轻轻吹拂着乳白色的窗纱。小楼周围的树木已抽出新芽，远处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声听起来就像是轻声耳语。

F部长终于转过来身，半晌才轻声问道：“任务都清楚了吧？”

“清楚了！您的秘书已和我做了详细的交代。”洛处长立正回答道：“迅速组建一支精干的特战队，代号‘野狼’，秘密潜入东北。在最短的时间内，不惜任何代价干掉他！”

“你的手上已经拥有一批精英之士，这无疑会使你如虎添翼。至于行动时所需用的武器弹药及无线电台，我已和苏军的朱可夫大将谈妥了，你随时可以去基地领取。另外，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组建这支特战队，并非只为执行这一次任务，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还在后头，你们作战的区域也不会仅仅局限在东北境内，而应是全国。也正基于此，我们才把你们这些行动人员的隶属关系，正式调归八路军总部的情报部，由我直接负责。所以，你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和物资上的准备。党把这批出色的精英之士交给你了，这无疑是对你的信任和期待，我希望你能把他们完整无缺地带回来。”

这下子洛阳生慌了，他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和艰巨性，更知道在F部长面前是不能讲空话、假话和大话的。他小心翼翼地说：“可……可……”

F部长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很沉重地说：“我的手上太缺人了！”

“可……可我……真的是无法保证啊。”洛阳生鼓了好大的勇气，才把这句话说完。

F部长淡淡一笑，说：“你要记住：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而不是什么江湖侠士，更不能等同于旧军阀的军队。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否则还谈什么国家与民族的责任？”

这句话就像晴空里的一声惊雷，在洛阳生的内心炸响。他本能地意识到这句话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分量。

“我们虽然承认抗联失败了，但这绝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你们这次重返东北，就意味着一个更高层次斗争的开始。你们所面临的斗争形势无疑是严峻的，甚至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对此，你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说到这里，F部长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缓缓地问道：“我记得你是二十年代末入的党吧？”

“是的，在黄埔军校入的党。后来党派我去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深造。归国后，就被派往东北军从事地下情报和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期，东北军及西北军名存实亡。我奉命带了一批人到延安，又转赴东北抗联直至现在。”

“我听说你们当年曾经为了保护杨虎城将军，接连斩杀军统局和青洪帮六员干将，这是怎么回事？”

洛阳生愣了，他没有想到F部长会突然问起这件事。虽说这已是陈年旧事，但在自己的心里留下的记忆，无疑是刻骨铭心的。

他坦然回答道：“确有其事，那还是一九三六年底的事。当时我是东北军情报处的处长……”

随着他缓缓地讲述，一幅幅清晰的画面，渐渐展现在记忆的荧屏上。

那是少帅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却被无理扣押的第三天的午后。洛阳生正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一个会议服务员附在他耳边轻声说：“大门外有一位你们情报处缉私组的人要见您。”

洛阳生奇怪地说道：“你没告诉他我在开会吗？”

服务员觉得有点儿委屈，嗫嚅道：“他说事情非常紧急，请您务必出来！”

“他叫什么名字？”

“安鹏举。”

“嗯？”洛阳生一愣。他认识这个人，但并无深交。然而一个普通的低级职员，突然闯入会场冒失求见，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洛处长蹑手蹑脚地溜出会场。在大门外西侧的一排柳树下，有一位年纪约有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正神情焦急地在柳树间徘徊着。

“是安鹏举吗？你找我有什么事？”

那个年轻人快步走到他面前，声音很轻却很急切地说：“处长，有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发生什么事了？”洛处长的声音相当平静。

“上个星期，缉私组设在陕西省党部书记毛海身边的内线，透露出了一个信息。毛海准备联络军统局的交警总队在省警察总局的配合下，将西北军总司令杨虎城将军扣押或绑架。”

“什么？”洛阳生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栽倒在地。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更明白这将意味着什么。他忙问道：“消息来源是否可靠？是否有证据？这种事情是开不得玩笑的！”

“提供线索的人，是咱们安插进去的内线，人自然是可靠的！问题是他只是偷听到的，目前无法获得最有力的证据。”

“他是在哪儿偷听来的？”

“是毛海和他手下最得力的四员干将在翠柏山庄聚餐时议论的，开始声音还很小，后来可能是酒喝多了，声音也就渐渐高了起来。这才使咱的内线有机可乘。你说这种情况你让他上哪儿弄证据去？”

“是啊！”洛处长不能不承认他并没有说错，这种证据是极难弄到手的。他略一沉吟便问道：“这件事你和其他人提起过吗？”

“向我们组长冯镇海汇报了。”

“他是什么态度？”

“他只是通知信件搜检科和技术部门将邮电局、电信局立即全面监控起来，对所有来往信件、电报、电话进行监听与检查。”

“查到什么了吗？”

“截获了一封信件，监听到一个电话。”

“具体什么内容？”

“信里面的内容与电话的内容是一致的。就是省警察总局的夏局长邀请毛海去咸阳的一家什么寺庙一叙。信件写得很简短，看不出有什么蹊跷。”

“冯镇海是什么意思？”

安鹏举沉吟了一下，说道：“只说很难表态，也不适宜出面。”

“这叫什么话？”洛处长的神情突然显得很紧张。

“噢，”安鹏举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忙说道，“组长让我找您，他说您会处理好的，而且他还在我手心上写了这个……”他将左手摊开，伸到洛处长的眼前。

只见在安鹏举的手掌心上有一个用毛笔写下的大大的“？”号。

处长望着那个早已被汗水弄得有些模糊的符号，真是哭笑不得。他思量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你把应手的武器带上，晚上九点到夜巴黎舞厅地下室找我。”

安鹏举松了口气，他知道洛处长行动时的迅猛与果敢，他更知道做这件事将会面临多大的压力，又需具备什么样的勇气。

洛处长立即回到办公室，抓起电话分别下达了行动命令。

他首先通知档案组的周小双：“你马上将省党部书记毛海有关的资料都找出来，尽快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又通知行动组的叶成林：“你马上启用安插在省党部内的线人，尽快查明上个星期四在翠柏山庄与毛海一起聚餐的人员姓名和住址及今晚的确切行踪？”

叶成林有点儿担心：“这样一来咱们安插在里面的关系，弄不好就全暴露了。那以后……”

“没有以后了。执行吧！”

“是！我马上办。”他明白了，洛阳生要动手了。

洛处长又抓起另一部电话，找到在东北军少帅行辕工作的丁川。他先将情况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然后才说道：“我记得你和毛海的一个助手关系相当好，能否找到此人？我有急用。”

“可以，没问题！但有一点，希望你能看在你我八拜之交的情分上，对我的那个兄弟手下留情。”

“放心吧！我不会动他的。另外我也先和你打个招呼，我已将你的档案调到情报处了。但少帅行辕不同意放你走，所以这件事还要费点儿口舌。”

丁川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他连声说：“多谢了！多谢了！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找到他，尽快查明毛海今夜的行踪与行动路线，切记要保密！记住晚上九点来夜巴黎舞厅地下室找我。”

洛处长放下电话后，似乎有点儿心神不宁。他知道毛海是军统局秘书处主任毛人凤的近亲，在军统局里是兼有要职的。他承认从官场潜规则和明哲保身的角度而言，这样做并不明智。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疯狂、残暴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如果单论个人的安危和仕途的升迁，他原本可以不管。若从抗日的总体需要和民族生存的根本大计来讲，他就必须要管。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杨将军落入军统局或省党部的手里，东北军和西北军就群龙无首了，两军势必陷入困境与混乱，日本人就要趁火打劫了！

想到这里，他的心绪平静了许多。

晚上九时整。

夜巴黎舞厅的地下室并不是很宽敞，但十分洁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摆在房间中央，周围是十二把紫檀木镂花椅子。沿墙有几张长方形茶几和条案，摆满了茶具和食品。墙角有一酒柜，摆放着各式葡萄酒、白酒及啤酒。在天棚的东西两

侧，各有一条直径约三英寸粗细的通风管道。在电风扇的作用下将污浊的气体排出，将新鲜空气导入。在柔和的光线中，一张西安市区交通图摊开在桌面上。散乱堆放在桌边的枪支及两部电话机使室内的气氛显得有点儿压抑。

洛阳生坐在椭圆形桌子的首位，左右两侧分别是丁川、周小双和安鹏举。

电话铃声响了。

洛阳生抓起电话听筒。话筒里传出叶成林的声音：“处长，我已查清本月九号在翠竹山庄与毛海共进晚餐的人员名单及他们的家庭住址。”

“很好！他们几人今晚的确切行踪是否清楚？”

“据查，他们四人是乘坐一辆黑色雪佛兰牌汽车，刚从咸阳回来的。当车进入西安市区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司机的名字叫卢广和，家住莲湖区西昌巷大华银行宿舍四号楼五层二室。据说明天他还得开车送那四人去宝鸡，他应当知道这几个人的具体下落。”

“你是否认识丁川？”

“认识。我们在一起喝过酒，很谈得来。”

“那就好。我让他和安鹏举去配合你行动。记住：行动要快！手脚要干净！千万不能留后患！”

“放心吧，这是咱看家的本事。这样吧，我在华清村的温泉池等待他们。”

放下电话，洛处长对安鹏举吩咐道：“记住，要服从指挥，不要乱来。另外告诉叶成林，若遇到一个姓金的中年男子，没有丁川的许可，不能动他。”

他又转向丁川说道：“你们开我的车去，叶成林在华清村外的温泉池等候你们呢！”

洛处长最后才对周小双说道：“你去通知行动处的冯镇海，让他准备一辆车，备好武器等候我的命令。”

午夜十二点。

西安市莲湖区西昌巷大华银行宿舍四号楼的楼梯上，幽灵般闪烁着三个飘忽不定的身影。眨眼间便来到五层二室门前，只用了三秒钟的时间就撬开了门。

床铺上只躺着一个男人，他就是司机卢广和。他刚刚躺下尚未睡实，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丝凉风的移动，他本能地意识到这风是人快速移动时所产生的空气流动，于是习惯性地伸手去摸枕头下的手枪。

“若是我，就不去碰那个东西。”这声音在黑暗之中听起来显得是那么阴森可怕。

卢广和明智地缩回了手。他慢吞吞地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床边的台灯打开了。卢广和看到在床的两侧各站着一个怒目圆睁的汉子，床头还有一位看上去并不是很强壮的汉子。自己的手枪在床右边那人的手里拎着，床左边那位汉子的手枪正顶在自己的额头上。

“您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卢广和觉得嗓子发涩，有点儿喘不上气来。

叶成林一只脚蹬在床沿上，笑咪咪地问道：“上周四，也就是这个月的九号，在翠柏山庄与毛海一起聚餐的人都是谁？”

卢广和浑身一震，心里顿时明白了。他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在翠柏山庄用餐的人那么多，我怎么能都记得？”

他话刚说完，就觉得鼻梁上被一金属物件重重地击了一下，疼得他几乎从床上跳了起来，鼻涕、眼泪与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这回是不是该记起来了？”

卢广和气喘吁吁地说：“好像有四五个吧。”

“我要的是具体的人名！”安鹏举几乎吼叫起来，他抬腿朝卢广和的肋骨狠狠地踹了一脚。

剧烈的疼痛使卢广和努力佝偻着身子，流血的嘴角发出时断时续的嘶嘶声，他知道这一关怕是熬不过去了。他认命了！他哆哆嗦嗦地说：“除毛书记之外，还有汤若英、肖望东、刘默、于奎，我是后来才上桌的。”

“那四个家伙今晚都干什么去了？”

“汤若英和刘默在翠柏山庄的销香院值夜班。肖望东和于奎在兴盛居涮火锅，那儿的老板娘是肖望东的相好。”

“那个毛海呢？”

“他去铜川了，听说是今明两天回来。”

丁川、叶成林和安鹏举互相对望了一眼，他们相信卢广和没讲假话，至少和叶成林搜集到的情报大致相符。他点了下头，叶成林向后一撤身，安鹏举的右臂闪电式地一挥，一柄锋利的匕首在卢广和的颈间一掠而过，一股鲜血激射而出。

三人关闭台灯，带上门，悄然隐入黑暗之中。

午夜一时。

不知什么时候起风了，天地之间狂风大作，天幕之下乱云惊飞，泼墨般的夜色中，不时有赤练蛇般的闪电疾掠而过。山谷街巷之间顿时雷声滚滚，滂沱大雨

瓢泼似的从天阙裂缝处倾泻下来。天地之间混沌一片，难辨东南西北。

一辆军用吉普车呼啸着从风雨中冲了出来，在华清池附近停了下来。丁川、叶成林和安鹏举跳下了车。借助夜幕的掩护，幽灵般潜入了翠柏山庄。

翠柏山庄是毛海四个山庄中最大的一个山庄。庄门外迎面耸立着一幢高大的石头牌坊，横跨路口、重歇山檐、双狮拱卫。十二根石柱虽经风雨剥蚀已呈黑褐色，却仍是嶙峋硬朗。牌坊上书写着“翠柏山庄”四个金色大字，显得颇有一番气势。

进了山庄后，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苍松和翠柏，枝叶摇摆间可看到豪华的碧瓦红墙。或许是夜太深，雨太猛、风太狂的缘故吧，整座山庄静悄悄的，十几座颇具规模的楼堂馆所鸦雀无声，更看不到巡夜和警卫的踪影。

丁川觉得心里有点儿不踏实，他拉住叶成林轻声说道：“有点儿不对呀？”

“怎么了？”

“警卫呢？怎么连狗都没了？”

安鹏举也很担心地说：“这黑灯瞎火的，若有人对咱们突然袭击，咱们可就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了。”

叶成林笑了：“怎么会呢？这帮家伙根本想不到咱们会对他们下手，这些年净是他们对别人下手了。”

“问题是这么大的庄园，怎么会没有狗呢？”

“因为我让内线人员在黄昏时分在狗食中下了一种慢性安眠药，估计这工夫睡得正香呢！”

“你怎么就能断定咱们晚间会进这座庄园呢？”安鹏举有点儿不相信。

叶成林笑得很诡诈：“我让人给这四所庄园的狗全下了药。”

此时，三人已穿过前院，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后院的松树林中，顿时一幢玲珑纤巧的小阁楼赫然进入眼帘。

只见这座名叫“销香院”的小楼三面被松林遮蔽，另一面是一座大花园。自成院落并不与其他楼舍毗连。楼阁装饰得富丽堂皇，门窗、桌椅板凳、案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墙壁上挂几幅水墨丹青图，西面门外是一方小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花木丛簇。一条碎石铺成的小道，曲折伸向草地的深处。

安鹏举轻声嘀咕道：“真他妈有钱哪！”

叶成林小声说道：“我怎么闻到一股棺材铺的味道。”

“嘘……”丁川止住了他们的闲谈。轻声说道：“我将门撬开时，你们就必须

冲进去！室内所有的人一个也不能留。记住：从四数到一时，就是行动开始的命令！现在我开始撬门。”

汤若英与刘默此时虽已躺下了却并未睡实，他们在隐约之间都有一丝极不好的恐惧感，总有一种危险将至的紧迫感。可他们又不相信会有人敢对他们下手。再加之外面风雨大作，那原有的谨慎之心竟未能抵挡住美酒佳肴的诱惑。他们醉了，他们把生命的最后一道安全线，浸泡在酒精中了。

当汤若英与刘默意识到有陌生人进入房间时，叶成林和安鹏举已扣动了左轮手枪，子弹射入汤若英的鼻梁和眉心，刘默的额头与胸膛被几颗尖利呼啸的弹头洞开了。

当时针指向凌晨一点半时，喝得醉醺醺的肖望东在兴盛居老板娘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回到了二楼卧室。也就在他将房门关闭并顺手拉开电灯的瞬间，周小双从卧室的隐蔽处闪了出来。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周小双已扣动了冲锋枪的击发装置，将这对男女打得凌空倒撞在门板上。

就在周小双动手的时候，冯镇海一脚就将隔壁房间的门踹开了。随着门锁的撕裂声，冯镇海旋风一般蹿了进去。

这是一个功能相当完善的房间，四面墙壁包括天花板和卫生间都镶嵌着宽大的镜子，就连衣橱和壁柜上也都镶嵌着镜子，致使房间内发生的一切都会在镜子里一览无余。

那个已喝得醉醺醺的于奎，正赤裸裸地仰面躺在红木地板上。一个同样赤裸的女招待正骑在他的腹部，两人尽情嬉戏玩耍着，疯狂地上下颠簸着。

门板的撞击声与突然间扑进来的冯镇海，及隔壁骤然爆裂的冲锋枪射击声，使正沉浸在疯狂戏耍中的于奎愕然地将头转向进门处。

还未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冯镇海手中的冲锋枪已连珠般响起。于奎的脑海中升腾起海啸般可怕的轰鸣，眼前幻化成一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他的五脏六腑就如同被一把尖利灼热的钢钳咬住，撕裂，揉碎。他那残存的最后一点意识，瞬间被喷涌的鲜血彻底淹没了。

起雾了，暴雨早已停止了倾泻。浓浓的雾霭正从大地的怀抱里升腾而起，将所有的景物都笼罩在乳白色的雾气里。这座西北最大的城市就如同海市蜃楼里的幻影，那些高大的建筑和郁郁葱葱的树木都失去了鲜明的轮廓，变成颇有些怪异的眩晕状。

一辆墨绿色的越野吉普车，正风驰电掣般行驶在铜川至西安市的公路上。或

许是因为雾太浓的缘故吧，并不算宽敞的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驾驶这辆汽车的正是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的书记毛海。他喜欢独往独来的感觉，既没有带保镖，也没有配司机。车身摇晃着，发动机的低吟声使人昏昏欲睡，他仰靠在舒适的座椅里，神情专注地望着被车灯照亮的公路。

在车灯的映照下，他的神情显得有点儿茫然，还有点儿惶恐不安。他的身材并不高大，显得略有些瘦弱。虽说已六旬有余，却还腰板挺拔，黑红的面容几乎见不到皱纹，凸显着一对阴沉沉的黄褐色眼睛。没有人会想到，这就是掌管着全省二千多万人生杀大权的人。更不会有人相信他那双掌控方向盘的手，曾使多少人生灵涂炭。四十五年的拼搏杀戮，铸就了他那冷酷刚烈绝不退缩的性格，却又压抑住了潜藏在生命基因里的人性之光。然而，六十年后的今天，他老了！他累了！他惶恐了！他害怕了！

他已经接到了部下的汇报，尽管理智上他懂得“走为上”，可他不能不为全家老小的安危着想，不能不为十几万青洪帮的弟兄着想。他不相信东北军和西北军会丝毫不念他曾为党国所作的贡献。更不相信东北军敢不顾后果地截杀他。

他向窗外望了一眼，郊外的原野覆盖在一片迷蒙的雾气里，汽车已经进入市区了。这时雾更浓了，能见度已不足几十码了。突然间，他从左侧的后视镜里，发现一对车灯正从后面向他快速逼近。他惊愕地倒抽了口冷气，认出了后面那辆车，是东北军情报处的车。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居然会对政治还是如此天真。他苦笑着摇了摇头，长长叹了口气：“该轮到我了……”

原来叶成林和冯镇海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在此恭候多时了。就在他俩等得百无聊赖之际，他们期待的猎物终于出现了。

“是他……”叶成林指着从前边岔路口冲上主干道的吉普车，兴奋地喊了起来。说道：“是这辆车，就是他！”

冯镇海忙跳进驾驶员座椅，快速地发动引擎，银灰色的雪佛兰牌轿车猛然蹿了出去。

毛海向反光镜瞥了一眼，此时，那辆车已愈来愈近了。他知道，绝不能让那辆车与自己并行。

此时，他驾驶的汽车已进入十字路口的中心了。恰好前边驶过来两辆急速的大卡车，其中一辆车，正欲超越另一辆车体庞大臃肿的载货卡车。

机会来了，他也只能孤注一掷了。毛海的右手抓住手闸柄，手指在闸柄上反复张开收缩着，借此缓解下腹紧张的痉挛。此时，对面驶来的载重大卡车即将和

他的车擦身而过。毛海一咬牙，用力拉住手闸，并同时踩下离合器。

顿时，这辆越野吉普车猛然向右偏转，引擎吼叫着，倾斜的车身猛然滑进右侧车道。紧接着他又迅即换挡，一脚狠狠踩住油门，同时合上离合器。汽车立即以右后轮为轴心，来了个半圆形回转。这就等于是把车头提起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轮胎打着转发出尖厉刺耳的摩擦声，在潮湿的公路上陡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旋转。汽车摇晃了几下便稳稳地停在公路上，车头正对着他驶来的方向。车急旋的半径不过一车之长，瞬间就将那辆雪佛兰汽车前行和超车的通道及角度彻底封死了。

冯镇海怎么也没想到，当自己驾驶的汽车已从右侧贴近那辆越野吉普车的尾部时，前边那辆车竟然敢强行封堵右侧通道。冯镇海知道这种型号的越野车，具有极强的减震平衡功能和抗撞击的能力。

“完了！”冯镇海眼前一阵发黑。他匆忙间本能地点了一下刹车，在变档减速的同时，猛然向右打了一把方向盘，同时一脚将油门踏死。突然受到制动的引擎发出尖厉刺耳的啸叫，轮胎因与地表面剧烈的摩擦冒出焦糊的白烟。这辆车摇晃着，吼叫着，几乎是强行横过车身，闪电般地冲出路面窜入公路旁的砾石路基。旋即，冯镇海又在踩住刹车踏板的同时，拉回手刹闸柄，汽车陡然转了个弯，接着又横向滑行了一段距离才停了下来。

毛海向四周环顾了一下，随后他把油门一踩到底，将变速档推入二档，三秒钟之内又熟练地换成三档，以五十公里的时速驶回左车道。这一连串的动作完全是一种下意识求生本能的反应，他的神经中枢似乎已经变成了一部纯粹的电脑反射程序。然而，他毕竟是年逾六旬的老人了。他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血往上涌，胸口憋闷得喘不过气来。手脚已经开始发麻，心脏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剧烈地跳动。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他必须尽快脱离这块生死之地。

巨大的惯性和突然爆发的离心力，险些把冯镇海和叶成林顺车门甩出去。他俩好一阵子才止住了心跳，缓过来一口气。

叶成林惊叹道：“乖乖，这老东西还是个敢玩命的主儿！”

冯镇海也不得不承认：“难怪这老东西能当青洪帮的分舵负责人，就凭方才这一手绝活，也绝非平庸之辈呀！”

叶成林沮丧地骂道：“他娘的，差点把咱俩给搭进去。下一步咋办？去哪儿追呀？”

冯镇海茫然四顾，整座城市都成了雾茫茫、灰蒙蒙的混沌世界了。那乳白色